

培育中國神職人員的困難所在

湯漢

（編者按：以下為湯漢主教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美國伊利諾州特尼市所舉行的以「今日中國宗教信仰的成長及社會演變」為主題的第十九屆全國中國天主教教徒會議中，所發表的報告的部份內容。）

中國修院修生退學及神父離職的數字，說明了今日修院在成長中所面對問題的嚴重性。這項的問題可從個人的層面及結構性的層面兩方面去探討。八成的修生自鄉間入讀大城市的修院，故此，他們要面對很多大城市的誘惑。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很多中國大陸的修院仍然缺乏相應的神師去協助他們。



退學及離職的原因莫衷一是

林瑞琪先生在其著作《誰主沉浮——中國天主教當代歷史反省》中，列舉出認為是造成修生退學的四項成因：

1·動機不良：有部份修生進入修院只是爲了學習一門外語，完全沒有當神父的意思。

2·體質欠佳：修生因健康問題而減低了學習能力，此問題在一些有修生來自四方八面的地區性修院尤其嚴重；本來就體弱多病的修生，更因水土不服以致健康每況愈下。

3·欠缺學習能力：部份修生學業欠佳，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及教育水平偏低，以至趕不上修院課程的要求。

4·家庭問題：很多時修生退學只是順應家裡的要求。（註一）

林瑞琪認為，「非神職人員對修院的干預，令修生產生退學的念頭。祈禱生活中發現自己沒有聖

召，也是退學的原因之一。」（註二）

即使修生順利晉鐸，也不代表其司鐸生涯將是風平浪靜的。在中國東部及中部地區，很多教區都存在著年輕神父還俗的問題。陳開華，一位在大陸晉鐸不久的神父，在他的文章「對大陸『神父離職』現象的省思」中分析了箇中情況。他認為神父離職的原因可歸納爲以下四項：

（一）高處不勝寒：因爲缺乏中年司鐸作爲榜樣，再加上一個不大了解他們情況的主教及要面對部份教友過高的期望，有些年青司鐸就會因此而喪失鬥志，甚至開始逃避責任。

（二）金錢的誘惑：錢既可提供必需的設施及培訓去提高教友的信仰素質，但錢亦同時帶來了誘惑，容易使人腐化、墮落。令人遺憾的是，有幾位年輕的大陸神父就是經不起這種考驗而不自覺地變成拜金主義者。

（三）文化上的差異：在中國，一個光頭和尚可以穿著僧服在街上隨意走動而不引起途人

注意。人們都知道及接受他是必須過獨身生活的。相反，一個神父卻常常要面對「爲何要獨身？」及「獨身是否因爲本身出了甚麼問題？」等大衆提出的疑問。對於兩種不同宗教獨身問題所採取的不同態度，除顯示了文化上的差異外，也是由於人們對不同宗教所懷有的期望不一樣之故。更重要的是一個神父除了要面對外界因爲缺乏對我們信仰的了解而引發的疑問外，還得面對因獨身而帶來的內心衝擊，而這種衝擊會隨時間變得激烈。

(四) 代溝的問題：一般來說，年輕神父都比較進取及富冒險精神。相反，年紀較大的神父則趨向保守及謹慎；由於他們經歷過一段漫長而又艱辛的歲月，因此，他們會勸喻年輕的神父凡事不可衝動，也不要冒險碰運氣。話雖如此，但年輕人畢竟都充滿著雄心壯志，而且希望能盡快把事情辦妥，

年長神父的那套做事方法不禁使他們感到困惑。(註三)

我個人認爲，在神職人員離職的問題上，還有兩個原因不容忽視。其一是年輕神父尚未十分了解傳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他們誤以爲只要多建一些硬件如教堂及其他設施之類便是傳教了，故此，他們都把時間花在籌募經費、大興土木等事情上。

另一個問題是年輕的司鐸常以唸經(口誦)代替深化的祈禱。誠然，唸經是一件好事，在農村地區，與信友一同唸經尤有需要。但是，他們常以爲多唸經就是善度祈禱生活，而忘卻了祈禱的核心意義是在於與上主建立直接的個人關係，在寂靜中面對上主，面對自己和面對他人。欠缺了深度的祈禱，在充滿波濤的現代社會中，往往便不能抵受外來的考驗，走上失望及離職的窮途。

以上所說的神父離職原因或多或少的反映出現今宗教政策及由於修院未能緊貼社會脈搏所帶來的

壓力及挫折。中國的修院必須加強其於心理輔導、靈修及福傳方面的培育，使神父們有充足的準備以迎接各種挑戰。

修院成長及社會演變的關係

在中國，修院的成長及社會演變的進程是互為表裡的一種關係。而以下三個因素將左右這種關係：

1. 中國當局在落實宗教政策時是否搖擺不定。
2. 愛國會操控力度的大小。
3. 修院及修生明瞭神父角色轉變的程度。

首先，中國政府為使教會免受外來勢力的「干預及影響」，政策上要求教會必須「獨立及自主」。由於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是不許和教宗有任何接觸的，這迫使教會在宗座尚未同意人選下任命主教。也由於這個緣故，使到很多年輕教徒不願入讀「公開」教會所辦的修院而轉投地下教會修院的懷抱。

然而，這方面政策的落實時寬時緊，實在教人摸不著頭腦。

第二，中共在一九五零年代時建立愛國會的目的是為了控制教會，故此，理論上「公開」的修院自當聽令於愛國會，但愛國會實際的影響力則因時、地及人事而異。值得一提的是，當政府較包容時，很多以往因信仰而受迫害坐牢、寧死也不加入愛國會的神職人員及教徒會變得較願意出來參與教會的工作，但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要讓教會能延續下去。為了教會的前途，有些神職人員甚至願意在表面上接受愛國會的地位，但實際上卻繼續忠於教宗。天主教教眾若有知道內情的，則仍然表示支持及尊重他們。在這一點上，很多的主教、神父及父母因而允許青年入讀那些「公開」修院。其實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不少的「公開」修院都獲得當局肯首，邀請外地的神父、修女及教友在當地教授為期一至兩個月的神學及哲學課程；亦有些外地神父及修女獲准為修生主持退省。這些都顯示正在逐步開

放的好現象，但開放力度的大小仍在某程度上操控在政府及愛國會的手中。

第三，神父在現今社會中是有其須參與的工作的。雖則在「公開」修院畢業的神父不須加入愛國會便可晉鐸，但他們仍要接受在「公開」教會內工作的安排，因此他們可能須在某程度上和愛國會人士合作。一方面，於「公開」修院畢業的神父在社會中扮演的是聖經所說的「司祭」角色，他們照顧教眾的信仰生活、帶領他們去睦鄰、執行各種聖事和教授教理班。再者，他們依法並在政府同意下舉辦一些小規模的社會服務；這樣既可減輕政府的擔子、亦可贏得社會對教會的信任及支持。另一方面，畢業於地下教會修院的神父所扮演的卻是聖經中說的「先知」角色，他們拒絕加入任何和政府有關的機構，並且不怕在人權和信仰自由的問題上表達教會的真正立場，他們是在制度裡扮演反對派的角色。對於這批神職人員，政府會採取不同的手段

去對付他們，有時會擺出友善的姿態以搏取他們的支持，但有時則會用嚴厲的手段去鎮壓他們。

儘管如此，在那些已於文化大革命的惡夢中清醒過來的人中，年長的會寄望來生，年輕的則會在此時此地中尋覓生命的真正意義。他們中很多人自發地到教會或接觸神父，希望能學習天主教的道理；有些人最終會領洗進入教會。故此，不論是來自「公開」或地下修院的神父，雖然人數不足，但他們都勢必成爲人們在中國社會急劇演變中需求甚般的精神支柱。

對於能看到「公開」修院漸漸地帶領信眾去認識真理、並把他們的心窗打開，我們感到欣慰，修生們也因此可以在關鍵的時刻發揮「先知」的職能。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北京中國神哲學院的一百二十位修生杯葛二零零零年一月六日五位「自選自聖」主教的祝聖禮。（註四）話雖如此，所有的修院負責人及修生均須繼續努力學習及貫徹落實教宗於一九九二年所發表的宗座勸諭《我要給你們牧

者》(Pastores Dabo Vobis) 的內容。

希望與期望

對於中國天主教會的未來，我個人抱審慎樂觀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及國務院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至十一日於北京舉行了一個關於宗教的全國性工作會議。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致辭時說：「宗教是一個長遠的課題，但若能好好的加以利用，宗教將對社會發展有積極的意義，並有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

要了解江澤民說話的意思，我們必須明白到中國領導人大多有兩種思維，即務實主義及馬克思主義。務實主義者對於共產主義思想多採取陽奉陰違的做法。但不少的中國領導人仍是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堅持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對他們來說，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現象，因為所有的宗教人士最終都必成爲無神論及馬克思主義的擁護

者。江澤民最近所發表的言論只是新瓶舊酒而已，中國大陸的宗教政策在過去二十年都沒有甚麼改變，表面上看來像是務實主義正在抬頭，骨子裡的卻仍是馬克思主義。

人們不禁要問：爲何江澤民要在這個時候於一個這樣高層次的會議中說出這樣的話呢？我以為這主要是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有關。因爲中國大陸和國際社會的接觸將因此而加深及增多，故此她必須多些表示對國際準則的重視。一方面，中國將面對國際社會要求她清楚解說有關信仰自由的政策，中國因此必須找一些冠冕堂皇的解釋。另一方面，共產黨官員害怕加入世貿將削弱他們控制宗教事務的能力，江澤民遂要求幹部加強對宗教人士及宗教活動的操控。

事實上，最近中國各地的官員都強制「公開」教會必須趕快成立愛國會。幾個沒有嚴格執行這項指令的「公開」教會就因而遭到仔細調查及不斷的評估。一些地下教會的主教也因此被迫減少他們的

日常活動，甚至被迫離開他們居住的城市。總括來說，政府對教會的抵制只有比以往更甚。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鎔基總理在接見「基督教廣播頻道」的創辦人帕德烈·羅賓遜先生時透露，中央政府將准許地下教會往宗教事務局登記為合法宗教團體。如果屬實則政府這個做法實在要更進一步分化及控制各個教會。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帝皇，不管是上自公元前三世紀的漢代，或下至一九一一年覆亡的清朝都愛監管宗教事務。在中國，宗教可分為三個類別：那些正統而又合法的，例如儒家；那些非正統卻又合法的，像佛教、道教及回教都是；還有那些被視為異端及不合法的，例如白蓮教、秘密幫會和那在康熙在位時只被接受了一段短時間的基督宗教等均是。一般來說，政府抱的態度是：承認及准許第一類教派；接受第二類教派的存在；卻要鎮壓第三類教派。中國共產黨政權既承襲了這套宗教管治哲學，卻又修改了其內容。馬克思主義屬於第一類宗

教，很自然的便成為政府的正統和合法宗教。那些非正統卻被認可的教派可繼續生存，但那些不被認可的教派則歸納到第三類別而遭到打壓。

與此同時，我們很高興看見中國冒出了一批年青及思想比較開放的共產黨人。其中一位是去年十二月刊載於大陸多份報章的一篇名為「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詮釋須與時並進」的長篇文章的作者，他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潘岳。潘先生在文章裡說到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以來便是以列寧的教條為本，拿宗教當成人民的鴉片來反對，並且把道德規範置於經濟發展之後，中國社會因而付上了沉重的代價。文章強調宗教是有其心理學、文化及道德方面的價值的。

再者，以宗教名義所提供的慈善工作亦是以服務大眾為本的。如今當共產黨的政治理念由搞革命過渡到認真地去管治國家時，共產黨人該放棄採用鎮壓宗教的政策，而改為與宗教互相結合起來才對，因為這樣才可以讓宗教發揮凝聚力及號召力，

來為共產黨服務。雖然這種主張現時尚未成為共產黨內的主流思想，但我相信這樣的一天終會來臨。

總而言之，當全世界都說要多作對話、溝通，亦正值中國加入世貿之時，中國境內必會產生較大的空間去容納多一點的宗教活動。也許政府未必能夠真正的讓人民多享一些信仰的自由，但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空間讓各種宗教活動得以進行。這正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一句話的寫照。

不管情況如何，聖神必能夠凌駕在一切人為的限制之上，使聖召的種子得以茁壯成長。梵二文獻中的「司鐸之培養法令」文件說：

在大修院中所施於修生的完整教育，應指向一個目標，即按照耶穌基督乃導師、司祭與牧者的標準，培養他們成為真正的牧人。」（第四節）

這為現今修院該走的路向帶來了新的啓示；修院在培育神父的工作上該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上，

那就是如何體現基督牧者的精神。神父們在履行基督的救贖使命時，必須在愛中及以開放的態度融入現代社會，多些與普羅大眾接觸。基督的牧者角色所要求的正無聲無息地在修院的培育工作裡紮根，而且定必可透過與國外人士的經常接觸發揮其影響力。再者，我們現在強調的司祭及先知的職務最終也將融入「牧者」這個角色中。唯有具備如此優良素質的牧者才能帶領中國教會變成一個以福傳為己任、相親相愛的團體。

在此，我想請大家能本著手足之情大力地用以下的方法去支持那些參與中國修院發展工作的人士：多一點為他們祈禱；探望他們；為他們提供靈修和神哲學方面的教材；鼓勵國外導師多往國內修院執教；並促進讓國內修院的導師到外地接受培訓。

雖然以上我所說的話是針對國內修院修生的培育情況而言，但必須強調的是，同樣的意見亦適用於國內修女院的修女培育上。

最後，讓我引用當今教宗在其宗座文告《新千年的開始》中的一段（第五十八節）來總結我這次的講話：

讓我們在盼望中往前走吧！一個儼如海洋般無邊際的新世紀正展現在教會的面前並向我們招手，要我們藉著基督的指引勇敢地往前闖。天主的獨生愛子、那在二千多年前為愛人類而降生成人的一位，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不懈地為我們的福祉而努力，而我們必需具備一雙慧眼才可認清這一切，並以一顆寬厚的心助祂完成這項偉大工程。

今天我為大家準備的禱文如下：望聖神能夠帶領我們在黑漆中前行，為中國的教會努力，並能藉此給世人展示「那在耶穌基督的面貌上所閃耀的天主的光榮。」（格後 4:6）感謝大家耐心的聽我講話。

註釋：

- 一·林瑞琪，《誰主沉浮——中國天主教當代歷史反省》，第一百頁，（香港），一九九七年聖神研究中心出版。
- 二·同註一，第一百零一頁。
- 三·《鼎》，總第一百零九期，一九九九年一月及二月，第五至十七頁。
- 四·《鼎》，總第一百一十八期，二零零零年七月及八月，第二十四頁。